

呆子的爱情

姚 晓

在房间里只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在凉爽微风拂面的早晨或是夕阳西下的黄昏，我蜷缩在藤椅中，再一次地开始回忆起那想象中的固定场景，心情变得安定而颤栗，满足又充满了渴望。林家巷又一次地被拆迁了，满眼都是断壁残垣，只有几处还固执地挺立着的墙壁上或挂着明星照显示出那是个卧室，或有烟烧火燎的痕迹表明原为厨房。地上除了横七竖八的砖头外，还有黑白照片，破旧的棉鞋，玻璃罐，缺了口的塑料盆，这一处那一块四下里都有的红色塑料袋在风中微微抖动着。搬家时的狼狈，匆忙，还有义无反顾对过去生活的告别抛弃都在这一片瓦砾上无言诉说。生活其实是非常的脆弱，那么长的历史，那么多的构成历史的家长里短在几天之内就已仓皇散去。用不了多少时间，这里将会竖起一片崭新的楼群。虽然林家巷的拆迁还只是流传于口头民间，远远未曾提上议程，但我还是宁愿这样去想。我在这里的最终目的似乎只是为等待着它被拆迁的那一天，期盼着几十年都可一笔勾销，忽略不计的时刻的到来。我站在巷口看着推土机轰鸣，扬起满天的灰尘，去体验那曾经在想象中被反复咀嚼如今已是真实发生的快感。

每隔一段时间我又会想一想我结婚时的热闹场面，倒不是为了表示对这份爱情有多么的忠贞，所以要时不时把它所能达到的最高点拿出来提醒自己一番，而是在上下班的路上经常能碰到呆子，看到他我就想起了结婚那天他出的洋相。呆子比我小一岁，等到我结婚的时候，他却是被小巷里刚刚长成七八岁的顽童们捉弄了一番。恰恰在我们拜完了父母与来宾，作夫妻互拜时，却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声。那哭声来自于成人的嗓音，却偏偏又哭得像孩童般的肆无忌惮，不分场合。即使我们知道它来自于呆子，但这种哭声却又不同于以往，就像真出了大事一般。闹哄哄的厅堂里顿时一静，天井外的呆子受到了这么多目光的关注，跳跳得更加起劲了，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和玲的尴尬。原来是两个小孩把点着的鞭炮扔进了呆子松松垮垮的裤裆里，顽童无意的动作在这种特别的场合下却带来猥亵的味道，引得一阵哄笑。我们回去再补拜天地，场上的气氛却是无疑因为呆子而变得不可收拾地轻佻起来。夫妻拜了两次，我总觉得这是件不太吉利的事，但没敢说出与聆听。后来在一次吵架中，玲把这件事抬出来作为夫妻不和的预兆，我才明白过来那天其实她也很在意。在外面使劲跳跳着的呆子不时扭转过头来，目光像在求救，同时却又隐藏着一丝狡猾，并行不悖，仿似一个天生的伟大演员。

呆子却是依然和我最亲，也许是小时的玩伴中最终只有我和呆子留在了这条小巷。小时是小时，大了以后自然而然地就想要和他疏远了，他一如既往地茫然不知，真是呆子。就像那天在婚礼上搅了局，第二天看见我又是咧嘴一笑，全然没有看出我对他的恼恨来。我每次作出的恼恨对他来说，就像我张大着嘴对他笑一样，没有任何的意义。就像上中学的时候，父母终于答应把家里的那辆旧二八车给我骑。在我第一次骑着它时，心里充溢着无比自豪的虚荣，甚至那天上午的课都没有上好。终于熬到放

学，我假装镇定而又若无其事地推出车子，从同学身边擦过。那推车、开锁、上车，蹬踏的每一个动作都仿佛由天上的太阳直射照亮，心中一片亮晃晃，睁不开眼，延续到回家的路。路边的行人们都对我侧目而视，并且露出了一种奇怪的微笑，这让我渐渐惶惑，已经远远不是我的想当然——他们看到我奢侈地骑了一辆自行车上学放学——所能解决的了。终于我试探地回过头，看到了呆子摆出了运动员长跑的架式，努着双眼鼓着嘴唇，沉默地在后面跟跑着。印象中我不记得什么时候与他擦肩而过了，我也不知道他在我后面到底追了多长时间，让我出了多久的洋相。他的这种表现无疑也把我拖进了呆子的行列。我那第一次良好的感觉就这样被呆子破坏殆尽了。就像你穿了双新回力运动鞋在熙熙攘攘的街上行走，结果一脚踩上了一泡热气腾腾的狗屎，还滑了个跟头，就像你在做新郎时外面突然有人大喊大叫起来，让你的婚礼看上去像是一场闹剧。他两手叉着腰，气喘吁吁讨好地冲我一笑。他总是纠缠着我，或许是我没有勇气对他大声地斥责，相反总寄希望于某一天他能自觉地看出我眼里对他的恼恨与不耐烦来。这样的希望没有能被实现，而骑在自行车上的本应意气飞扬的中学时代却是渐渐变得像宵小之徒般偷偷摸摸起来。特别是在出门和放学时，必须留意四周的环境，否则一个不留神呆子就会在后面穷追不舍，死缠烂打。从老远的地方打眼就看到他在巷口或在街上东张西望时，要么绕路避开，要么就是趁他不注意悄悄地行近，再猛地从他身边冲刺过去，待他发觉为时已晚。这渐渐地竟成了我上学的一个乐趣，在我每次屏住声息，蹑手蹑脚怀着像是穿越封锁线样的忐忑心情，从茫然不知的他身边擦过之际，那种从紧张到极点中释放出的快乐是如此强烈，让我不由脱口而出，大喊一声，呆子！待呆子抬起头时，我已经蹿得老远，只留下一个回头嘲笑的身影了。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游戏，有赢也有

输，直到我工作后买了摩托车才宣告结束。呆子曾经追过两次摩托车，我有意把动静弄得很大，车速放得很慢，等他快要追上时，才猛地一踩油门，那在呆子眼中发出轰鸣声响的庞然大物一下子就从他手边滑走，跳得老远，每每想及都是乐不可支。这样的欢愉却是没能维持多久，因为呆子很快就明白了他永远是追不上我胯下的怪物的，于是他不再费一丁点精神力气，甚至我在他身边熄火停下，喊上一句呆子时，他也不过是无精打采地瞄上我一眼，自顾自地走掉，或者继续垂下眼皮在小额凳上打着瞌睡。在那一刻，我感到自己像个呆子。但我不可能对呆子说他伤了我的自尊心，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知趣地停止这样的游戏。规则是呆子先制定出来的，但他的随意性却很大，说结束就结束，只剩下另一个人感觉到空空荡荡的失落。

上学时我的成绩一向不好，在优等生看来我的脑筋可能也只是属于呆子级的水平。偏偏我又不像其它差生那样长得四肢发达，可以在运动会之类的特定时刻光芒四射，为班级争得荣誉，我只是一个体弱多病，天生胆小，眼睛像老鼠一样躲躲藏藏的小孩（语出一老师）。所以在学生生涯里能让我激动的除了有部自行车可用来骑着上学之类的几件事情外，就真地再也掰不出什么了。可就是如此，还有个呆子像个魔鬼一样跟在后面做着提醒，让我不要太过于放肆。人生或许真是如此，欢乐是一种奢侈，你必须留意你的身后。在我那时的眼中，呆子是幸福的。甚至有一段时间里，我困惑于呆子到底是不是装出来的。有些事情让我感到呆子并不呆，比如他知道你很讨厌他追你的车子，但他每回都追，追上了以后还用他那双狡黠的眼睛看着你，似乎在对你的恼怒作出某种嘲笑，我却是没有勇气伸手去打他。原因是我从来没敢打过架，加上呆子的力气也比我大得多，他的嘴整天都在动个不停，汲取到比我多得多的养分。这种疑虑让我开始有意识地观

察着呆子，盯着他的一言一行，但越是观察得仔细，越让我陷入了一种他是真呆还是假呆的迷惑怪圈中。呆子并不知道背后有一双死盯着的眼睛，就像他并不晓得我在小的时候有一阵子还很羡慕他，甚至有回逃课和他呆了一个上午。我羡慕呆子是因为呆子可以不用上学，可以不用在裤袋里掐着手指算 5 加 2 等于多少，可以不用担心课堂上老师会喊你的名字，让你回答问题。相反他整天里有得吃有得喝，四处玩耍，这就是当时我流着口水所羡慕不已的人生观，并且它促使着我专注于一个问题，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呆子到底在做什么。我曾经问过呆子，呆子对于别人能问他问题也很兴奋，兴奋到每次都是从他爸爸给他买了两个肉包说起。一开头，我爸爸帮我买啊两个肉包，我就吃啊。后来呢？后来我就吃了肉包。吃了肉包呢？吃了肉包我就上街。底下呢？底下我就跑，我就跑。每次都是到这里结束，谁都知道呆子成天在街上转，但就是不知道他在转什么，到哪里转了。呆子还在说我吃了肉包，我就跑，我就跑，他嗤溜一声把已经流在嘴边的鼻涕重又飞快地吸了回去，我跑，我就跑。我无奈地笑了，拔着地上的草说，真是个呆子。看见我笑了，他也笑，说真是个呆子。

终于有一天我实在是不想去上学了，躲在定慧寺的小巷子里，看着大人们包括自己的父母一个个上班去了，大声地说话打招呼。卖麻团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都渐渐隐去了，可我依然呆在巷子中，仿似给魔住了胆怯着，无法从那狭长僻静的小巷里迈出脚来，直到看到了在巷口一闪而过的正埋头吃着包子的呆子。我喊了一声，先是什么反应都没有，我紧张地盯着那个巷口之外仿佛布满了陷阱般的世界，慢慢地呆子的半个头警惕地从那里探出来，我高兴地又喊了一声呆子。终于我可以出来了，世界不再是孤零零的。呆子就是呆子，他不会问我怎么没有去上学的。一直在耳边萦绕的那种质疑来自于我的心虚，我害怕着随时

随地都会遇到一个认识我的大人，问出那个我最怕听到的问题。逃课并没有让我享受到想象中的自由，反而是有了变本加厉的担惊受怕。终于我不堪再忍受这种折磨，把呆子带进了体育场。偌大的体育场里空空荡荡，只有风从枯黄的草上掠过。我和呆子就呆呆地坐在了低凹的体育场中央，那里一个人都没有。四周是充满喧嚣之声的大街，我却无法进入，相反带着绝望与恐惧的心情朝那里张望着，宛如处于热闹外的旷野之中，硬生生地往下扒着时间。那种坐在教室里发出的扯破嗓门的单调读书声，令人昏昏欲睡的教师讲课声，即使感到了百无聊赖，也是在一种安全，一种身处于正常群体的安全的前提下。透过教室玻璃窗看到的充满着无限自由诱惑的世界一旦身陷其中，就会立刻变了颜色，散发出冷冰冰的味道。这就是一个人脱离了那种正常群体所应受到的惩罚。我恼恨着呆子，如若不是他，不是他让我产生了好奇之心，并且在某一刻认为自己应该拥有与呆子一样的权力，从而堂而皇之地逃学，我就不会跑出来。但现在我又矛盾地不敢离开他，毕竟他在身边我的害怕才能有所减轻。呆子却是一直在不耐烦地哼哼唧唧着，对于他来说喧闹大街只有目光中一步之遥，没有任何心中的阻挡障碍。最后实在没有办法的我终于允许呆子可以玩弄我的书包。呆子对我的书包一直很感兴趣，这是不多见的。因为即使有大孩子抢了他的肉包，他也只是干噤着哼唧两下，屁股一转又和他们玩在了一起，没有记性。但显然呆子对我的书包很有记性，一路上他的手一直抓着我的书包带子，每次我把他掰开，不一会儿他又重新不自觉地粘回来。这让我警惕地抓着带子的另一头，生怕他会突然把我的书包抢走。或许这就是潜意识里的本能反应。为了不让别人误会和呆子一同走在马路上的也是个呆子，我必须冒被大人们盘问为什么不去上学的危险，不是把书包藏起来，而是固执地背在身上，因为呆子是不可能背书

包上学的，它成了把我与呆子区别开来的惟一标识。但现在为了讨好他，我只能把书包给他玩一会儿。他很高兴地斜套在肩上，在我面前得意洋洋地晃来晃去。我抬头看他，看不清，因为太阳明晃晃的。我眯着眼看太阳，竭力想要睁开来，看清楚发出白光的太阳到底是什么，那样我就会与众不同。等我终于把仰起的头垂下来，眼前一片金星。在我能看清的时候，呆子已经离我很远了，怔怔地回头看着我。呆子，你上哪儿去。我挣扎着爬起来，呆子看见我追也开始跑起来，我的书包一荡一荡地打在他的屁股上。书包里的东西开始一样一样地往下掉，铅笔盒子、新华字典、语文书、数学书、作业本，我一边拣，一边追，一边追，一边扯着嗓子喊。呆子却像是没有听见一样地在我面前飞快地跑，这就像是一场无法挣脱的噩梦，我就是急得哭了甚至当着他的面跳下围墙边的那口枯井，他都不会停住脚步的，因为他是个呆子。

这场噩梦的结局就是回去后生了场大病，梦中的呆子在空旷的原野上把我的书包挥舞得像个风车一样，龇牙咧嘴，兴奋莫名，像只动物园里的猴子。每每手指都快要触碰到他时，他却都能及时滑脱。由此梦中对呆子的恨一直延续到现实之中，很长时间我都没有理睬他。但呆子不可能知道你对他的恨，于是这种恨只能留在心中，完完全全地反作用于自己身上，让自己抓狂，而无法对呆子起到半点作用。在能够下地的时候，我常常枯坐于藤椅上晒着太阳。从二楼看过去，呆子蹲在地上不知道在做什么。他身上多了一样东西，我观察了半天，才发现那是一个书包。在那样寂寥的白日里，我很希望能找到一个玩伴，但发着仇恨的自尊心却不容许，相反又增加了一点嫉妒。为呆子的书包，也为他怡然自得的心情。在我的脑海里时间的概念是这样的，要么是风把枯黄的草吹得瑟瑟作响，要么是冬天的阳光晃得人睁不开眼，

四下里冥寂无声。这样过早知道真相应该不是件好事。

呆子的书包肯定是他爸买给他的。他成天背着那个书包，以为就可以和我们一样了，但这怎么可能呢？巷子里的小孩常常抢过呆子的书包，灌上黄沙，或者放进砖头，一本正经地说里面就是书，很严肃地斜挎上呆子的肩头，正步走，跑步走，原地踏步走，向左转，向右转，前后转个圈。呆子被书包压得龇牙咧嘴，身子偏向了一边，但还是很认真地，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动作要领。他越认真引起的笑声就越大，特别是在有大人饶有兴趣地驻足观看时，笑得就更开心了，有的小孩甚至要作出撞墙打滚的动作才能表明自己是多么的开心。但呆子不懂，他们开心他也开心。大人们都上班，小孩们都上学，整条小巷很长时间里都没有一个人影经过，只落下呆坐在藤椅上看着外面的我和楼下不远处空地上的呆子。他蹲在地上，往书包里灌进黄沙，放上砖头，斜挎在肩上，正步走，跑步走，原地踏步走，向左转，向右转，前后转个圈。那么长时间里他立定在那儿一动不动，让我以为他已经死了。我尖叫了一声呆子，呆子慢吞吞地转过头来，我隐在了窗后，因为我依旧对他怀恨在心，不想让他（我）知道我已与他和解。呆子找不到人，又继续在原地立定。我却为无意发现的一个游戏而欢呼雀跃。于是在暗处的我一遍又一遍地兴奋喊着呆子呆子呆子，他四处转动着身体，脸上茫然的神情真像是个呆子。直至最后他带些害怕地走掉了，抛下无所事事的我，想象（期盼）着呆子重又回来以打发时间，但偌大的空地上始终再没有人来过。

呆子的正步走终于走得比每个人都好。或者说呆子走起正步时一点都不像个呆子，如同是个军人那样齐齐整整。相比之下，他们倒是走得僵硬拘泥，有点呆子的味道出来。虽然幼小的年龄无法作出深刻的心理解析，但行动却是本能指使，理所当然，无

需课本老师的教育，矛头直指呆子的书包。呆子以为背上了书包就会和我们一样，这既是侮辱也是挑战甚或威胁。书包抢到手，甚至“抢”这个字还用得太重了，他们就是明明白白地扒开呆子并不坚定的手指，把书包从他肩头上慢悠悠地褪下来，不去理会呆子哼哼唧唧要哭的表情，无师自通地并不走远，而是绕着呆子把书包扔来扔去，就像那是一个篮球，兴奋地噢噢着。呆子仰着脖眯着眼，紧紧绕着书包打转，以为自己只要再加把力就能重新得回书包了。那个时候已经又上学的我站在一旁怯生生地看着。我希望他们也能把书包扔过来，我肯定不会让呆子抢过去的。但他们都只是兴奋而又不自觉地回过头看上我两眼，以表明他们并不是没有看到我而是就不想把书包扔给我，让我加入进来。小时的我身体羸弱，好哭，还又小气，小人书最多借给他们看两页就很快地索回，所以他们都不愿与我玩。于是被孤立的我反而有一阵与呆子走得比较近，但那种走近却又时刻被惶恐不安所笼罩着，就像时不时要抬起头来，想方设法向别人证明一下和呆子一起玩耍的我并不呆。呆子的书包又变成了皮球，被他们呼啸拉扯翻滚着远去了。呆子闷着头往家里走。我犹豫着是去呆子家告他们的状还是跟着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他们不知去了哪里，只看到与泥土一个颜色的书包。不让我玩，最后还是被我玩到了，这让我有些兴奋。但他们不在，看不到我得到了那个书包，这未免又让人有些沮丧。终于，我决定把呆子的书包藏在一堆烂木头里，这样我就自以为完成了对呆子的报复，自以为比他们的处理要更高一筹。我希望呆子来问我，你有没有看见我的书包？这样我会说看见了，就是不告诉你。但呆子没有来问我，他好像已经忘记了书包的事，没有了书包他也就忘记了正步走的事，忘记了除了正常走路外还有一种像木头人一样的正步走。呆子想要跟我们一样，但我们没肯，最终呆子还是呆子。而只剩下

我还成天像个呆子一样挂念着那个书包，等着想象里的呆子有一天失魂落魄地走到我面前。渐渐地我也忘了，直到某一天的无聊时候我再次记起来，翻开那堆烂木头，书包被一层绿所覆盖，是那种腐烂的黏黏糊糊的绿，爬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虫，这为我晚上要做的噩梦又增添了一个活生生的场景。他们早已经忘掉了，呆子从没失去过什么，为什么最后倒霉的偏偏总是我。十三岁某个夏日的午后我第一次遗精，坐在床沿边呆呆地看着短裤，再次想到了那个东西，生命的起源来自那黏腻的一堆，却是和那种腐烂的绿有着相似之处，一想到这点就让我不寒而栗。

我和玲结婚后的一个礼拜，呆子站在我家门口看着我们。作为小学教师的母亲在呆子身上所实施的最成功的教育就是让呆子知道要进王浩的家必须先得到王浩妈妈的同意（至于别人家就不是母亲所能管得了的了）。很小的时候呆子进别人家就像我们一样，大喇喇地说着话就进来了。但呆子跟常人不同，他拿别人家的东西也像拿自己家的东西一样自如。就是他不拿东西，有个傻不啦叽的人在眼前绕，也总归让人烦心。母亲的想象可能与我也有共通之处，我害怕别人把我当呆子，而母亲害怕有同事朋友来串门时，会误以为这个呆子是她生的藏在家里不让别人知道呢。所以母亲不厌其烦，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呆子谆谆教导，循循善诱。这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教育过程。开头呆子总是记不住，脚一迈就进来了。然后母亲会牵着他的手，重新把他带到门外去，站好。母亲走进门里，说，呆子，进来。呆子于是进来，这个时候母亲就会拍拍他的头，甚至拿个山芋给他吃。渐渐地呆子总算明白了在进林家巷中间一排我们这一家时，要站在外面等一等，等人喊他进来。但自从他明白了这个道理后，母亲就再也没喊他进来过，哪怕他在外面站上几个钟头。这还和训练动物不同，得不到好处的动物总会抛开以前所强加于身上的一切清规戒律，故

态复萌。但呆子不一样，他就是得不到好处，达不成目的却还是很守规矩地站在门外。别人家的门他都不站，因为他可以长驱直入，他就专门站在我家的门前。再也没人让他进来，所以他就一直在那儿等，以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但总有一天会被喊进来，让母亲拍拍他的头，再给个山芋他吃。于是我们这个家开始成了呆子常去的地方之一，特别是在他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在他从街上回来走累了的时候，在他回了家还不曾有饭吃的时候，在他实在想不到要去哪里甚至连个把他弄哭的人都没有的时候，而偏偏这个时候我们家又大门洞开着，他就来了，斜倚在墙上，手里拿个肉包或者什么都没有，探出半张脸，很小心很有礼貌地往里伸着。一开始家人总会被呆子这副小心翼翼的模样吓一跳，不知我们身上到底出了什么事，引得呆子这副表情。

母亲成功地让呆子站在了门外，而把呆子彻底从我们家赶走的是另外一个女人玲。婚后不久的某个礼拜，我赖在床上睡懒觉，翻来覆去着，被窝有种温暖的潮湿，早晨八九点钟的阳光透过窗棂星星点点地洒在破旧久远的地板上。父亲出去喝早茶，母亲上街买菜，玲一个人在天井里洗衣服。我听到了从玲嘴里发出的嘘嘘声，就像是在吹鸡子一般，持续的声音又如同在对付一个很固执不怕人的东西。我纳闷着从窗子探头往下看，玲洗两下衣服就抬起头朝门口的方向甩一下湿淋淋的手。我看不到门口，但能猜到肯定是呆子了。我重又躺下来，本来这个时候我还可以躺在床上想一些自己的东西，但这片宁静却是被玲的嘘嘘声打断了。她的声音其实并不高，有口无心，但我总在想着玲下次的声音将在什么时候响起，下次的声音响起后再下次又会于何时，这种对于他们两个来说都显得相对有些麻木的游戏在我看来却是有些烦人，越想心里就越挠得慌，最后只得放弃自己要思考一番的想法，起来作罢。下楼时，却是见玲猛地站起来，你不跑啊，

你要是不跑，我打了，说着作势就举起手中的刷子。门口有一声响，玲停在原地，恨恨地说你下次再来，看我打你。还不跑啊。说着又举起刷子。她往门口足足盯了有两分钟，可能是提防着呆子有没有再打转。玲回过头，脸上一抹胜利的笑未及逝去，神情既有些受惊，又有点不好意思，好像在为她一直对我隐瞒的凶悍一面不小心暴露出来被我窥见了。

早上的这件事让我整天都在想，回忆着玲第一次来我们家时的情形。我在楼上听见了有个女的在喊我的名字，心就是一跳。母亲在吃饭间问，谁找王浩啊？我已经听出来了。玲问，请问这里是王浩的家么？对的，对的，浩浩啊。母亲朝上喊。我忙不迭地穿衣服，嘴里连声应着，来了，来了。玲是来送书给我的，其实她也完全可以第二天在厂里把书给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不愿意她到我家里来，恰恰相反我是分外地高兴。我能揣测出其中的意思，同样也希望让她看到我的激动。玲大概坐了有半个多小时，临走前很有礼貌地和妈妈打了声招呼。妈妈走出来，在这吃晚饭吧。不了，不了。那下次来玩啊。好的，好的，阿姨你回去吧。玲扭头说话，就已经到大门边了，我跟在后面。她却是大叫一声，下意识地退后两步，正与我撞在一处，她的头发扫在我脸上痒痒的。母亲从屋里追出来，什么事啊，什么事啊。我们也早已分开。玲通红着脸，她没有料到外面会无声无息地站着一个人，正探头探脑地往里张望，而且那个人一看就是神经有些不正常。妈妈说没事的，没事的，他是个呆子。玲就怯生生地从呆子的身边移过，我跟在后面重复着，他是个呆子，不用怕。玲自始至终再没回头，只低头说了句我走了，一拐弯就不见了。我呆怔了半晌，走回呆子身边时，恶狠狠地说，呆子，回去。

我很担心因为呆子的这桩事而使得我们刚刚培养起的那么一点情愫就此断掉。我又会情不自禁地想着带着肥皂香味的头发拂

过我脸庞时那一阵酥麻发痒的感觉，还有她从呆子面前走过时怯生生的模样。同样没有呆子，也没有让我心动一刻的后者。担心与兴奋就这样交替纠缠了我一夜。从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玲一直没再来，即使我三番五次邀请着，一再解释呆子并不可怕更不会打人了。但她总会说你们家门口有个呆子，我怕。她脸上绽放出少女狡猾的微笑，让我辨不清真假。直到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后，这种邀请与拒绝的游戏才宣告结束，当然每次进出仍要我作陪。也曾经有过几回真碰上呆子，她依旧是怯生生地侧着身子走，每回都会让我心动不已，恨不得天天都要演上这一回，仿似这就是恋爱中的最高乐趣了。

今天却是她把呆子给赶跑了，这让我不由得又要生出一番感喟。是不是真的结了婚，有了男女那桩事后，女子就会自然而然地变化了，这让我有些悲伤，仿似我们已经是开始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生活庸俗的味道了。但反过来我又有些高兴，玲已经真正地与我们成为一家人了，这种感觉就是在我与她结婚时也从未如此强烈过。家人不肯呆子进门，却是从没驱逐过呆子，任由他把家里家外看个够，却是不曾想到剩余的任务被刚刚加入不久的玲给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种兴奋促使着我在晚上睡觉时再次跟枕边的玲提起。玲看着我，什么意思？难道你没有把我当一家人么。我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今天早上看到呆子这个事才想起来的。玲把盘着的头发松开来，早上什么事啊。我看着玲，她不像装假。那么她那幅怯生生的让我心动不已的模样是否也是我无中生有想象出来的么？我怎么又可以问出口呢？我只能喃喃地为自己辩解着，我是说那种感觉从来没有如此强烈过而不是说那种感觉从来就不曾没有过。玲说她听不懂。我说我也说不出我心中那个真正的意思。后来我们就睡了。

确实呆子以后就很少光顾我们家了，并不是为玲吓他一下他

就知难而退了，他没有那么好的记性，只不过是已经顾不到我们了。在呆子不再在家门前探头探脑的日子里，抬头往门边的一瞥，那头的空空如也总会让我心头一愣，随即是一股莫名的惆怅。这种惆怅或许只有知道这份历史的人才会有，我学乖了，没有再对玲提及。当我即将写下呆子的所谓桃花运时，我这才意识到它是一桩多么奇特的事情。与世上的平淡无奇相比，它就像是无法预料的命运，呆子自生下来起就已朝它匀速而来，一天比一天地靠近着。它之所以没有让我们目瞪口呆，只因它自出现时起就带着一本正经符合逻辑的面庞，我们能够接受一切一本正经的命运，就像我们能够接受一切平淡无奇的命运一样。

先是桥的破洞下住了一个女的，天天在桥旁边的垃圾场上转悠，拣吃食。渐渐地有人说那也是个呆子。如果没有小巷里的人玩笑一样地撮合，我不知道呆子是不是最终会与她走在一起，如果他们正常人的话，两者的结合是不是又会改变所谓的命运。呆子应该是没有什么命运可言的，最多这只是增加了他存活于这个世上的快感，让他凭本能隐约知道了一种叫幸福的东西。出于某种警惕性的本能，呆子不会主动与陌生人打招呼，相反他要故作姿态地挺胸直背，目不斜视。但他却不知道他越是想模仿正常人的模样，就越显出自己是个呆子，因为那呆滞的目光和肥嘟嘟的脸已把一个呆子最为本质的东西暴露无遗。呆子无法判断出其实她和他属于同类，对于她捡垃圾住桥洞也没有感到任何的不正常，所以在她面前他也要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一种常态，一种对呆子（自己）的不屑一顾来。众人酣畅大笑，呆子！呆子停住了。给你个老婆你要不要，呆子？呆子疑惑着，依旧与他们保持着固定的距离，他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上当了。真的，过来啊。女呆子默不作声，与他们站在同一个角度事不关己地观察着呆子，面无表情的脸上盯久了甚至多出一丝饶有兴趣的味道来。

在众人的嬉笑声中，呆子毕竟还是未能抵住诱惑，一点一点地挪了过来。一只雪白粉嫩长着肉窝肥嘟嘟的手，一只手修长瘦削指甲里满是嵌着泥垢如同是枯树皮一般的手，终于被牵扯着强拉在了一起。周围人们的哄笑之声有着那么几分婚礼上热闹的味道。

一天趁玲上街买菜，我终于把过去两人间的通信全部翻了出来。一直想做，可却总是不能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进行，相反却要蒙上一层鬼祟的味道，或许是我始终无法对玲找出一个合理的动机吧。她给我的信我全部按日期编码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一个抽屉里。抽屉原先上了锁，怕被别人翻看。后来一次失误锁没挂上去，隔了很长时间才发觉，里面的东西也不曾有人摆弄过，让人觉得这些东西也只有我一个人才会当件宝一样地收藏着。像我给她的信随同着衣服、化妆品、嫁妆也一古脑儿地过来了，只不过是塞进塑料袋，胡乱地扔在了一个抽屉里。信笺显出发黄的薄脆，字迹也已有一种隐约的褪色。我能够想象出穿着风衣的你的忧郁模样，正如你所说，人生本就是一场苦旅，或许我们要做的只是苦中作乐罢了。这是她写给我的么，为什么我又会如此的脸躁耳热？仿似想象着一个外人的目光，肯定会被描写成这样的我逗出笑声来。玲早已经不可能再写出这样的文字来了，那只不过是她受到我的暗示诱引，谈恋爱时特有的隐瞒，一次短暂的迷途，强大的生活很快把她重又带回正路。如若我再穿出那件忧郁的风衣，她不仅不会感动，反而会觉得我这个人本来就有些不对劲。即使她知道我是在真忧郁，真忧郁与生活相比起来总还是虚假做态着的。玲不再能回复到原来的玲，这使我伤感，而又不敢对她说明。我天天上街买菜，买回来洗，洗好了烧，服侍你吃，吃完了还要再把碗收拾掉，你还要我怎么样？这是我替她想象出的带些愤怒的问话，确实无言以答。已经有一个礼拜没收到你的

信了，我真有些怀疑是不是上次写的信你没有收到，所以想着还是再写封信给你吧，希望这次邮递员叔叔能够及时送交到你的手上。有的时候我真的很羡慕邮递员，或许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这份工作在别人看来是多么的重要，不知道自己的信囊中有着无数恋人们的喁喁私语，不知道自己的脚步身影正被无数人所期盼。或许他正被老婆孩子的事而烦心，或许为自己的工资少于别人而苦恼，但他却忽视了身边的时间。早晨的薄雾，晚间的余晖在一个人的身上交替更迭，什么都没有改变，什么却都又在发生之中，这就是时间特别赋予给他的礼物。我真地已经忘却了自己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时间如此迷恋邮递员的工作，现在的我却是毋庸出门只需枯坐于家中就足够了。西下的夕阳余晖穿透过陈旧木色的雕花窗棂，星星点点地洒在因为年代久远而裂出口子的地板上，市井声隐约可闻，传至耳中仿佛已是隔得很远。渐渐会有一种东西涌了上来，如蚂蚁般啮咬着。我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固有的姿势，生怕会惊散了它们。心灵如祭品般被奉献出来，无能为力地任时间的河流湮没我，我所获得的将是一种沉浸于恣意中的想象，一种带有轻微颤栗的快感。小时候体育场上起伏摇曳的枯草又不期而至，心中一阵冰凉，在瞬间我仿佛快要撩起时间那一层幔纱了。对于只在这里驻留了两年，只与我认识了五年的玲又如何能理解？原来我是不可能期望得到她理解的，带些恶意的解脱使得我一阵轻松。接下来的行动也就变得那般自然，没有过多的挣扎，内心里的一丝犹豫也被强行揪住，她给我的信就这样全部被扔在一个破搪瓷盆里付之一炬了，火焰烘得人周身发热，我心虚着玲会在这个时候回来，问题的性质就将会一下子变得十分的严重，那时的我真是有口难辩了。幸亏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怔怔地看着它们被火焰吞噬得拳曲起来，字迹随之彻底湮没，直至化为灰烬时，我还在说服着自己。映得我的脸庞和内心都发热，化成

了无法拿起的灰烬。我给她的信被我收回，重又锁在了抽屉里，既然玲已经不需要这样的信了，我也不会让她再看到一个不合时宜的我，再记起曾经有过一个不合时宜的我。我取回了罪证，毁掉了痕迹，心中有着一种自认为的坦然。但不可避免地还是有些感伤，仿似在追忆逝去不可回的时光，这里面应该还有玲。其中甚或夹杂着一些恐惧，这样的行为里应该寓示着什么，我却是不敢去想。

伴随着知了无休无止的聒噪之声，在无法带来一丝凉意的枕席之上正要昏昏睡去之时，那样的声音又不期而至了。我这才明白自己原来一直在等着这样的声音，心里面总觉得有什么放不下的是因为那声音为什么还没有响起。那是呆子发出来的，像一只鹅般地嘶叫，百转千回随兴所欲地从喉咙里涌出，充满着欢愉之感，到最后像被扼住了一般，不甘地沉寂下去。这是再明白不过的声音了，自从他把女呆子带回家后，呆子就学会了如何发出这种声音。整个小巷都听到了呆子的声音，它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候，比如起床、刷牙、吃饭、上厕所、上班、睡觉的任何一个时候，冷不丁地突然响起，告诉我们他正在做什么。在起初的愕然过后，它给小巷的成人带来了一种喜剧而又略显尴尬的意味，似乎大家都没有想到性会以这样一种方式，一种没有节制的放肆，随时随地不分场合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我本来已经要睡着了，我本来以为听到呆子的喊声后就会酣然入睡了，因为以前都是这样，呆子的喊声成了另一只落下的鞋。但今天却是反常了，我变得更加的清醒与烦躁。呆子的啸叫声沉寂了已经有好一阵子了，而我的生殖器却是不屈不挠地挺立着，它是呆子给我留下的礼物与后遗症，伴随着呆子的啸叫它猛地就竖了起来，并且似乎没有一点要疲软下去的迹象。玲背对着我，身体一动不动保持着某种蜷曲的姿势，一门心思地睡着。我突然就记起了过去的